
明史

方震孺字孩未壽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沙縣知縣舉卓異徵授御史熹宗嗣位極陳貪吏之害言比來懲貪法廢州縣佐貳視官為外府誅求朘削民何以堪然此猶小者耳上之為長吏則有罰贖有羨餘曰吾以備朝京之需考滿之用上言之不諱下聞之不驚然此亦小者耳再上之為方面歲節有獻生辰有賀蕭然而來滿載而去此豈從天降地出哉皆

小民鬻男賣女以應之耳所恃以懲戒貪夫者惟在
朝廷三尺而銓司之考成止於罷職撫按之彈治極
於為民彼攜鉅萬之金錢求田問舍何所不愉快尚
需此進賢為尤可異者衆衆賦私既登白簡乃以一
語結之不曰甲科可惜則曰文章可觀不曰末路可
新則曰器使可用然則屬吏何所畏憚不恣意谿壑
乎請敕所司毋徇資格特擢一二極清特逮一二極
貪者用以風示天下俄上三朝艱危疏歷舉在牀在
旁為言且曰願陛下熟思前事究竟宮中之與府中
孰為可託竊汇爭妍取憐武瞾故知麗色藏斂千古

寒心願陛下念之而惕然也且今朝夕周旋實惟近侍嚬笑易假窺瞷可虞近且中旨頻宣恐成斜封隱禍更願陛下慎之並報聞天啟元年言梃擊一案王之寀陸大受張庭李俸恋遺廢斥東林一輩葉茂才董應舉趙南星魏雲中馬孟禎高攀龍劉策李邦華劉宗周鮑應鰲盡錮終身亟宜召復楊漣之爭移宮可幸無罪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交通之疑傳之天下謂聖明在上真有交通之臣矯竊之事所關聖政不小此非特賜召對　可陛下一召對則從前諭旨盡出宸衷否則人且疑為矯竊陛下何憚一出不與

廷臣共質哉帝報曰先後兩諭並出朕懷有何交通
矯竊廷臣乃不敢言　時群小忌漣者謂交通王安
屢邀俞旨故震孺云然兵春巡視南城大璫張曄劉
朝被訟魏忠賢為請震孺不從卒上聞忠賢由是大
恨遼陽破遠近震驚震孺一日十三疏陳兵事當是
時遼東自廣寧抵三岔河軍民盡竄文武將吏畏出
關無一騎東行者震孺獨慷慨請犒師言屢敗之餘人
心久渙願亟發帑金二十萬特遣使者弔死撫傷三
軍聞之謂廟堂之上猶然東顧庶幾人心復收感激
思奮帝如其言震孺以六月出關延見將士人人慰

勞軍中感慨八月朔遂有監軍巡按之命寢孺核軍實稽功罪練士馬日無暇晷亦議三岔河不可守當退守廣寧者寢孺言禦敵當於境上奈何縮地百八十里遠守孤城宜駐兵鎮武扼敵要衝因薦裨將羅一貫劉徵可用儀言自有遼事以來軍法不嚴人皆知進者必死退者必生彼何苦自求死地今廣寧高門大户盡已西奔軍中將士亦悉駕馬思遁懼經畧當閑則遣人先偵間道人情如此宜敕寧前監軍耑斬逃軍逃將使三軍之歸路絶而後生路可望也並從之時經畧熊廷弼與巡撫王化貞不相能諸監司

率浮沉其間疆事益壞震孺調劑不得則屢疏上聞明年正月震孺方涖事前屯化貞遂棄廣寧遁列城聞之悉遁獨前屯旁近以震孺在得無動乃嚴諭守將設防而身渡海抵覺華島招叅將祖大壽大壽方擁兵觀望震孺握手與語誓保富貴大壽感泣與俱歸獲兵萬餘輜重無算先是巡按之命震孺資淺不當得當事特以其才度次用之震孺慮後有指及者先已言於朝及是主事徐大化果承魏忠賢風指力抵震孺震孺疏辨其詞直都御史鄒元標保持之震孺乃請告去亡樞輔孫承宗劾廣寧失事諸臣并及

震孺都御史趙南星論先後按遼御史罪亦及震孺
因請下承宗核實承宗復言震孺無罪乃已五年忠
賢修郄其黨亦惡震孺為東林御史郭興治誣劾其
按遼時贓私遂逮下詔獄掠治坐贓六千有奇移法
司擬罪欲置之死尚書李養正御史練國事王業浩
持之獄三上卒擬絞忠賢憾不置誣與劉鐸交通共
為咒詛竟坐大辟六年秋當行刑會皇子生獲免其
明年莊烈帝嗣位與惠世揚並釋還言官多請召用
有尼之者不果震孺初入臺班意氣凌厲不顧利害
後遭挫折深自韜晦無復用世志崇禎八年春流賊

犯壽州州長吏適遷秩去震孺乃倡士民固守城獲全明年冬賊再躪江北獨不敢逼壽巡撫史可法上其功久之用為嶺西叅議有裨將踞廉州叛震孺單騎諭降之十六年冬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京師陷震孺慟哭即率師勤王馬士英憚之敕還鎮震孺竟憂憤而卒世揚清澗人由進士歷官禮科都給事中嘗劾方從哲沈漼有直聲忠賢亂政誣世揚青衣小帽結納王安逮詔獄論死崇禎時累遷左副都御史罷歸李自成陷延安世揚出降自成以郡人故甚禮之世揚遂爲其顯位爲士論所恥

方孔炤字潛夫桐城人祖學漸字達卿為諸生受業教諭漢陽張緒聞王守仁之學遂宗之以久次貢入京師時子大鎮已通籍不謁選而歸以道義淑其鄉其沒也鄉人私謚明善先生大鎮字君靜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大名府推官有政聲入為御史三十五年出督兩浙鹽課陳時政五事不報白糧積為民累大鎮兼領之疏請免關津之稅得比漕艘例報允還朝即乞假歸四十年起按河南未竣坐事引去天啟二年擢大理寺丞進少卿與鄒元標馮從吾講學首善書院尋奉使蜀府還聞言路方攻道學子孔炤已

登朝遂引疾歸大鎮恬於榮利事親孝家居侍父講學守其宗旨嘗著論六篇力排異說卒於崇禎四年門人私謚文孝先生孔炤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嘉定知縣移福寧天啟初入為職方員外郎進郎中曉習邊務佐尚書籌畫多中機宜嘗糾逃將侯世祿等抑債帥不得濫加都督銜魏忠賢惡之後崔呈秀欲超擢其弟凝秀孔炤持不可遂假會推大將事逐歸五年四月御史顧宗孟復論其大啟賄門竟削籍崇禎元年御史汪起元馬如蛟給事中瞿式耜交薦召復故官疏言臣部用人不遇循資破格兩端而已

循資則論俸蔥破格則簡才能然講才能者既足以
長倖門而憑倖薦者亦何嘗平衆口令在内者臣部
得見而察之在外者不得而見也當責成督撫巡按
舉必當功劾必當罪庶幾儲之平時可以用之一旦
帝即命飭行副將林之蓁行賄求用孔炤發之帝喜
命加尚寶卿涖職方事尋乞假歸丁父憂七年起南
京尚寶卿十一年六月湖廣巡撫余應桂被逮擢孔
炤右僉都御史代之甫抵任即走承天躬護獻陵時
張獻忠據穀城降于熊文燦其黨李萬慶馬光玉羅
汝才諸部肆掠黄州德安聞明年正月孔炤督將士

分道追逐數有斬獲二月擊之黃陂木蘭山大破之孔炤以獻忠叵測條八議極言主撫之誤文燦及楊嗣昌皆不悅無何獻忠果叛將南犯聞孔炤先設備乃西行文燦檄孔炤防荊門當陽即撫王鰲永防江陵遠安孔炤上言獻忠再叛初冀九家馴服其勢尚孤豈意馬光玉賀一龍輩擁衆數萬逼處黃麻將勾合大隊以全力犯荊襄則承天四面無處非賊山陵居中臣闇不敢遠離但黃有荊藩荊有惠藩相去千里倘賊合衆齊發豈能兼顧臣與治臣鰲永同爲封疆大臣何分畛域臣請嵩斷德黃併護陵寢江漢以

南歸諸治臣從之已而嗣昌出督師令孔炤仍駐當陽惠王常浩稱孔炤力遏獻忠有來家河神通堡之捷俾陵寢無虞功不可泯請加秩久任章下部議會楚師敗績于黃麻而孔炤部將楊世恩羅安邦亦覆沒于黃連坪嗣昌以為孔炤罪併劾之遂逮下獄孔炤疏辨帝不聽明年三月大學士范復粹錄囚乃遣戍紹興十五年御史吳履中楊爾銘等相繼論薦命召見及入對痛陳時弊帝竦聽欲用之為首輔陳演所阻會廷議遣大臣一人屯田山東河北乃復孔炤右僉都御史任之馳至濟南復命兼理軍務督大名

廣平二監司禦賊命甫下而京師陷孔炤知事不可為南赴鳳陽就總督馬士英計事時福王立于南京有議復用孔炤者給事中羅萬象疏止之孔炤遂歸里國變後十餘年乃卒子以智字密之崇禎十三年舉進士授翰林檢討為定王講讀官十七年春都城陷被賊拷掠以智乘間脫歸同里阮大鋮雅與以智父子不協至是用事南都使人奏以智從賊乃變姓名避之嶺南已而南都覆唐王立于福州召復故官不赴及永明王立起官中允進少詹事再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召入輔政俱不赴轉側蠻獠洞壑

間艱苦備至尋雖髮為僧天下大定以省親嘗一歸
後奔父喪廬墓三年又十餘年而卒所撰通雅及浮
山前後集凡數百卷
余應桂字二磯都昌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歷知武
康龍岩海澄三縣吏事精敏下不能欺崇禎四年徵
授御史戶部尚書畢自嚴殿試讀卷取陳于泰為第
一首輔周延儒姻也應桂劾其朋比行私已復列上
延儒貪邪傾險狀言納孫元化參貂則事皆曲徇受
楊鶴重賂則力主撫議他事干犯國法多類此帝方
眷延儒厚責應桂誣詆延儒兩疏力辨應桂駁之詞

益厲帝以挾私求勝切責之已而賊陷登州元化被執應桂以元化貽禍封疆皆延儒曲庇所致復力攻之帝怒貶三秩視事應桂慮為延儒所害引疾歸七年還朝出按湖廣盡捐贖鍰十餘萬金募壯士繕城治器明年賊漸逼承天應桂身護獻陵秉城守禦賊不敢逼帝聞而嘉之期滿當代命再巡一年盧象昇撫鄖陽絀軍需應桂貽以贖鍰萬五千象昇改撫湖廣應桂傾其忠謀請昇重權令掃蕩群賊象昇遂總理已而象昇赴汝雒賊老回回等走德安黃州應桂急檄大將秦翼明拒擊而奏報屬城失事具以實聞

期滿當代帝復留之十年巡撫王夢尹罷即擢應桂右僉都御史代夢尹湖南賊大起諸監司表繼咸包鳳起高斗樞輩次第削平之而江北賊勢日熾諸將時奏捷不能大創也其冬總理熊文燦至廣布招降之令劉國能先降明年春張獻忠亦降馬進忠西走馬光玉賀一龍李萬慶順義王九條龍等衆十餘萬盡萃于麻城黃安應桂分兵扼要害以兵少不敢進擊會光玉一龍乞降應桂遣使往諭而遣將擊順天王等于黃福店賊遂走黃安會文燦至麻城應桂請協擊不從賊遂東走江北為左良玉所遏折而走廣

濟蘄水惟光玉一龍覲望不動已而文燦檄諸道兵合擊賊于茶山賊于應桂所分地逸出文燦遂劾其後期悞軍兵部尚書楊嗣昌恨應桂曾劾其父奏逮之應桂陳搉勦始末白己無罪而力詆文燦言正月初議撫劉國能其黨李萬慶等諸大賊盡走泌陽棗陽時文燦良玉並在德安臣以為兵勢方盛宜乘此追勦而文燦調良玉諸軍盡赴信陽勦馬進忠臣謂進忠小寇勝之不武文燦不聽自此機一失賊走西而文燦反東致張獻忠攻陷穀城以要撫李萬慶等五部收合餘燼勢復大振而豫楚之患遂自文燦之

虞諫甚之矣迨賊西潰之後遮飾上聞妄報斬級其自恃所長惟火炮火攻經過州縣用夫至八百死亡載道未見其一試也且文燦辦賊之策曰先撫後剿乃茶山不效麻安又不效蕭丸招撫之旗絡繹道路一遣使招賀一龍而使者被殺一遣使招李萬慶而饋鹽椒運魚肉與通市賊反因之焚掠未見一賊歸順也天下有如是撫法乎其一切軍需悉取于所歷之有司名曰借辦致城市空虛孑遺盡絕三月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其署始踉蹌而走夫麻城文燦壻家也戚里如是餘可知矣三月在蘄水其兵殺鄉

民報捷民家壕哭竟不敢治一兵夫蕲水文燦家園
也鄉里如是餘可知矣是以捷報日張寇勢愈熾十
三家之賊蹂躪南陽汝寧如履無人之境文燦駐宛
汝已久調度不聞天下有如是勦法乎張獻忠據穀
城半載招納亡命買馬置器人人知其叵測而文燦
反薄官軍不足用急欲借之為前矛舉動輕妄致使
全無畏忌遣官調之反拘[illegible]化令于營中及以萬金
為餉而調之非惟不應反留解餉之官求總兵湖廣
令已造浮橋跨漢水行事益異文燦前既誇張而歛功
後復掩匿而不報可不謂之欺君乎以總理之大柄

畀之顛蹶之耄夫臣不知其可也帝不納逮至下獄

初應桂詹獻忠反覆貽書文燦言獻忠惡己有端可先未發圖之其書為獻忠邏者所得獻忠牒鄖陽巡撫戴東旻言撫軍欲殺我讒慝悖東旻聞之文燦文燦遂再糾應桂言私書貽悞封疆以為異日卸罪地帝怒下法司并按應桂疏辨且言獻忠布賊孔道邀封公移總理噤不敢問奈何反據賊口誣臣帝亦不納應桂竟遣戍己而獻忠反文燦伏誅東旻亦瘐死獄中廷臣交章薦應桂十六年召為兵部右侍郎十月潼關陷帝召問大臣陳演言賊入關中必戀子女

王帛猶虎入陷阱應桂叱之曰壯士健馬咸出關西賊得之必長驅橫行大臣安得面謾演股栗失色十一月督師孫傳庭戰沒命應桂兼右僉都御史往代之應桂以無兵無餉入見帝而泣帝但遣京軍千人護行給御用銀萬兩銀花四百銀牌二百䌽幣二百襍幣倍之為軍前賞功之用而已應桂將至山西賊已入其境逡巡不敢進帝責以逗留奪職命新擢陝西巡撫李化熙代之化熙亦不能進也未幾京師陷應桂遂家居不出久之死於難高斗樞字象先鄞人崇禎元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坐議巡撫耿如杞獄

與同列四人下詔獄尋復官進員外郎稍遷荆州知府長沙兵備副使湖南未遭寇民不知兵長沙止老弱衛卒五百又遣二百戍攸縣城庫雉堞盡圮斗樞建飛樓四十大修守具臨藍賊艘二百餘由衡湘抵城下相拒十餘日乃引去轉攻袁州遣都司陳上才躡其後賊亦解去尋擊殺亂賊劉高峯等撫定餘衆有詔録其功巡撫陳睿謨大征臨藍寇斗樞當南面大小十餘戰賊盡平詔賚銀幣累進按察使移守鄖陽十四年八月視事鄖被寇十載屬邑有六居民共四千撫治王永祚以襄陽急移師鎮之斗樞至甫六

日張獻忠自陝引而東斗樞令遊擊王光恩及弟光興分扼之戰頻捷賊不敢犯光恩者賊降將小秦王也十五年冬李自成陷襄陽均州攻鄖陽四日而去明年春復來攻十餘日不克乃退屯楊溪五月斗樞召遊擊劉調元入城旬日間殺賊三千餘自成將來攻卒不克而去乃令光恩復均州調元下光化躬率將士復穀城將襲襄陽聞孫傳庭敗旋師均州復為賊有十七年正月自成遣將路應標等以三萬人攻鄖斗樞遣人入均州燒其蓄積賊乏食而退當是時湖南北十四郡皆陷獨鄖在自十五年冬撫治王永

祢被逮連命李乾德郭景昌代之路絶不能至中朝謂鄖已陷不復設撫治十六年夏斗樞上請兵疏始知鄖存衆議即任斗樞而陳演與之有隙乃擢知府徐啓元為右僉都御史任之加斗樞太僕少卿路阻亦不能達是年二月朝議設漢中巡撫兼督川北軍務擢斗樞右副都御史以往朝命亦不達至三月始聞太僕之命即以軍事付啓元七月而北都變聞并聞漢中之命地已失不可往福王立移斗樞巡撫湖廣代何騰蛟復以道路不通改用王驥斗樞皆不聞也國變後久之卒

邵捷春字肇復侯官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行人擢吏部稽勳主事更歷四司至稽勳郎中崇禎二年出為四川右叅政分守川南天全六番高楊二氏桀黠不可馴捷春撫馭有方俱帖服遷浙江按察使坐大計當調里居久之起四川副使以十年九月抵成都秦中大寇已入蜀境巡撫王維章總兵侯良柱悉衆北拒城中止屯軍及蜀府護衛軍人情惶懼鄉民避賊入城主者不敢納捷春亟啟門納之有中尉奉鑽者通書迎賊為内應賊即以十月抵城下捷春與巡按御史陳廷謨覺之擒繫奉鑽賊失新恃盡戮叛

城捷春等募市人起廢將分俾固守賊攻二十日夜
得志乃引去蜀王疏其功於朝而維章以失事被逮
詔起傳宗龍代之宗龍知捷春才命為監軍總剿寇
事遂廵閬中出廣元白水偕總兵羅尚文與賊戰沈
家嘴葉子壩又戰于馬家峒王家坪並有斬獲明年
二月復與尚文及安綿副使吳麟瑞夾擊賊首過天
星等大破之進右參政仍監軍十二年五月宗龍入
掌中樞即擢捷春右僉都御史代之時張獻忠羅汝
才已叛謀入秦秦兵扼之于興安不得進乃犯興山
及蜀之太平遂窺大寧捷春遣副將王之綸方國安

分道扼之八月之綸敗績于湯家壩九月國安破之
三尖峯又破之黑水河賊遂還入秦楚十月朔楊嗣
昌誓師襄陽檄蜀軍受其節度嗣昌以楚地廣衍賊
奔突難制驅之入蜀則關隘險阻賊騎不得長驅我
師四面蹙之可以全勝又慮蜀盛兵扼險賊將反而
致毒于楚凡蜀之精銳多調為己用先後調至萬餘
人蜀中益弱捷春闚其謀憤曰令甲失一城者巡撫
坐之今以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爭之不能得十二
月汝才及惠登相遂自興山逺安犯大寧大昌獻忠
亦西入至太平明年二月左良玉大破獻忠于瑪瑙

山他將張應元張令等復數敗之獻忠乃遁入興歸山中久之其勢復振自興房走白羊山而西即汝才入寧昌故道也初汝才之在寧昌阻江為險與登相出羊頭坂竄渡叅將劉貴禦之賊不得濟三月轉掠巫山石砫女將秦良玉扼之維門百子溪賊乃縛筏巴霧河秦翼明以三千人設守游擊楊茂選力戰却之既屢挫不得渡會獻忠西上遂與之合諸將移軍擊之賊爭死鬭劉貴等皆退賊乃由魚住溪渡江結營萬頃山苦桃灣其別部營于紅茨崖青羊砦歸巫間大震嗣昌慮二賊合西陲必搖乃督師上夔侯而

檄捷春扼夔門蜀大寧大昌興楚竹溪房縣連界有三十二隘口嗣昌謂隘多力分不如厚集兵力耑守夔巢寧昌二邑陷賊官軍環而合攻可以得志捷春謂棄隘口不守是延賊入户乃遣茂選及覃思岱等出閧分守二將有驍名而不相得思岱譖茂選通賊捷春召而僇之即令思岱兼統其衆其衆不服相率委去賊遂從此隘突入諸隘閧之悉潰賊乘夜斬夔閧將士尚卧未起遂大驚潰新寧大竹皆陷而汝才登相再越巴霧河陷開縣鄭嘉棟破之于仙寺嶺賀人龍破之于馬溺溪汝才乃同小秦王混世王東奔

而登相獨過開縣而西人龍及李國奇又折回追敗
七月汝才等遁還興山屢為楚將所挫會嗣昌下招
降之令小秦王混天王皆降惟汝才逸去嗣昌見楚
地無賊以八月終率師入蜀於是群賊盡萃蜀中提
春止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所倚惟秦良玉張令二軍
己而楚將張應元等敗績于夔州之土地嶺諸營皆
懼時萬元吉駐巫山提春下駐大昌相聲援提春用
部將邵仲光言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
持久乃扼水寨之觀音岩為第一隘即以仲光守之
而夜叉岩三黄嶺磨子岩魚河洞下涌諸處各分兵

三四百人防守元吉以兵分力弱為憂捷春不聽九月獻忠先突觀音岩三黃嶺仲光軍敗賊䏲上馬渡無備破之元吉急檄諸將邀之于譚家嶺七箐坎乾溪復令張奏凱屯淨壁捷春遣二將助之十月獻忠從竹菌坪突過淨壁遂陷大昌進屯開縣良玉令兩軍皆覆嗣昌聞斬仲光劾捷春失事捷春乃收兵扼梁山時登相已歸正汝才自豐邑坪返走再與獻忠合以梁山河深不能渡乃自開縣西走達州長驅深入捷春退保綿州扼涪江賊疾走陷劍州遂趨廣元將由間道入漢中為秦兵所扼不能進乃踰昭化衞

走巴西張應元合諸軍邀之于梓潼戰小利賊返闕官軍被劔蜀將曹志耀等力戰却之降將張一川張載福陷陣而死捷春涪江師遂潰賊屠綿州過浮橋直逼成都十二月逮捷春使者至遂以軍事付代者廖大亨而去捷春居官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載道舟不得行蜀王為疏救不聽卒論死繫獄捷春知不可脫明年八月自經死年五十有四南渡時復官贈兵部右侍郎

胡平表雲南臨安人也萬曆中舉於鄉歷忠州判官為人倜儻多機畧負氣敢任天啟元年秋賊樊龍等

陷重慶平表適在城中急縋城下徒步詣石砫土官
秦良玉乞師其部下有難色平表號泣不食飲者五
日夜良玉感動為發兵及良玉自重慶引還平表時
時激以忠義召募川東健兒自為一軍朝暮訓練士
皆可用會巡撫朱燮元檄平表監良玉軍前進乃勒
所部及石砫兵鼓行而西直解成都之圍當是時賊
東陷重慶西困成都旬月間破城數十諸文武將吏
莫不望風奔潰平表以州縣下僚獨挺身倡義復名
城摧強寇其聲甚著會吏部擢平表新鄭知縣燮元
奏留之改授重慶推官監軍兼副總兵盡護諸將軍

平表愈益發舒復重慶拔永寧戰數有功擢四川監
軍僉事兼理屯田及四川賊平遷貴州右叅議崇禎
元年四月總督張鶴鳴上言平表以偏州小吏慷慨
赴義一戰而復新都再戰而解成都之圍白市驛之
戰俘斬千餘馬廟之戰俘斬萬餘進據兩嶺酣戰一
晝夜復俘斬千餘長驅奪二郎關擒賊帥黑蓬頭追
降樊龍遂克重慶奢寅收集散亡結連水西安邦彥
以十萬衆來寇官軍五道禦之四道皆敗獨平表以
六千人大呼鏖戰無不一當百十萬衆潰敗如掃生
擒賊魁四十餘人還被掠人口數萬有臣若此誠一

代人豪請以本官加督師御史銜賜之尚敕大將以下悉聽節制必能梟逆酋之頭獻之闕下部議監司無兼御史例格不行乃進秩右布政分守貴寧道應子錦衣世千户是時揷部數擾邊給事中瞿式耜復頌其功言奢賊變起重慶文武諸臣盡遭殺僇獨平表脫身建義請兵復讐集川東少年練為精卒制馭土司潛消反側一切舟艦軍馬芻茭儲蓄營壘矢石悉手自營辦竟能保川東復西北及擣巢之後率五六千步卒碎奢安烏鎮十萬衆遂取永寧掃畢節而還雖古名將何以過臣每思其人以當揷今適入賀

來京宜改邊道加銜太僕卿崇辨揷事亦不果久之
擢貴州右布政使平表負才畧而性跅弛不能持廉
四年大計群吏坐不謹落職十三年督師楊嗣昌以
平表知兵薦爲監軍詔許以武昌通判監標下軍事
明年嗣昌卒平表亦罷歸卒於家

湯開遠字伯開臨川人主事顯祖子也早負器識以
名臣自期崇禎五年由舉人爲河南府推官時帝惡
廷臣玩愒持法過嚴開遠疏諫曰陛下臨御以來明
罰敕法自小臣至大臣無論爲故爲眚俱蒙重譴甚
則下之禁獄縶縛搒掠幾于刑亂國用重典矣諸臣

即不肖萬不敢行市道於君父然當奉公營職而意及天威不測魂夢亦驚此而欲鼓豪傑之氣奏精勤之理豈可得哉陛下或以薦舉不當疑其為黨為徇然堯之時四岳不薦鯀乎績用弗成未聞并四岳罪之也或以執奏不移疑其為huo為抗漢文帝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法如是止耳陛下以策勵望諸臣於是戴罪者多然秉鉞大吏節制之體統多淆持斧貴臣激揚之故事亦格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概責以戴罪戴罪正無已時矣陛下以詳慎責諸臣於是認罪者衆第臣謂固當歸過於己而微懲亦將待察于

君若不諒其致誤之由而概責以認罪認罪亦成故套矣侵欺軍食之墨吏逮之宜也正恐夷齊之倫不皆韓范所宜稍寬出入不以清吏紬能臣至三時多害五方交警諸臣怵于叅罰現征帶征幾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陛下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此可不再計決者尤望陛下宮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待諸臣以禮申諭中外法司惟平惟允至錦衣禁獄非寇賊奸究不宜輕入如是而大小臣工不感憤圖報者未之有也疏入帝怒摘析楊慘毒遍施勞臣語責令指實乃上奏曰今日諸臣事如天

如日之主靡不策勵以從而時事孔棘補救良難諸臣有過可議亦有勞可準有罪可程亦有情可原天下惜其勞反忘其過傷其情并疑其罪究之疑過不足懲過而後事轉因前事以灰心聲罪不足服罪而故者更藉誤者以實口綜核太過則要領失措懲創太深則本實多缺往往上以為宜詳宜新之事而下以為宜畧宜仍之事朝所為縲辱擯棄不少愛之人天野所為推重愾歎不可少之人夫上與下異心朝與野異議而欲天下治平不可得也請悉為陛下言之如原任薊州兵備僉事左應選當敵騎深入列城

風靡應選獨以昌黎縣令率土著保孤城事平之
擢任司道宜曰不宜乃竟以賦擬則甚矣掛號遂為
染指功狀鬭為罪案淹禁搒掠志挫身辱陛下留意
封疆城池失守者既不少貸捍禦著績者又不獲原
諸臣安所適從哉事急則鉅萬可捐時平則錙銖必
較向使昌黎不守同于遵永不知費朝廷幾許金錢
安所得涓滴而問之臣之所惜者此其一原任給事
中馬思理御史高倬值草場火發兩人狂奔盡氣無
救燎原此不過為法受戾耳更欲以他罪論則甚矣
時當溽熱攸灼豈曰人為受事方新徙薪亦難猝辦

緹騎並出行道興嗟今歲雪雹見于盛夏地震告于京圻草場不爇自焚或亦彼蒼示警陛下不寬刑修省反嚴鞫而長繫之非所以召天和稱善事也人臣事主不敢歸禍於天聖主回天何妨引咎於己臣之所惜者此其一原任宣大巡按胡良機兩遣岩疆事屬破格非陛下知其諳練當不至此忽從褫革則甚矣殘冊之不出按臣手也監視不昧本心業已再疏稱誤而天聽彌高輿論徒惜豈成命終難反汗哉臣之所惜者此其一監兌主事吳澧宵旦河干經營漕事祇因運弁稽遲量行責戒此為公非為私也乃褫

華之天欲究治之則甚矣今催運之旨迫如星火而運弁積偷成習糾之則不勝其繁不糾則益滋其玩故薄責示懲亦相沿之故事也況兵驕易諱將驕亦易諱今兵諱則為兵易將將諱則為武抑文勇于諱而怯于鬭安用此驕兵驕將為也急不得其搴旗之功緩更不得其飛輓之力漕事何賴焉臣之所惜者此又其一末復為都御史陳于庭易應昌申辦帝怒切責時河南流賊猖獗當事令監左良玉軍進討開遠躬擐甲冑歷戎行屢致克捷當是時帝以天下用兵有意重武督撫失事多逮繫而大將率姑息開遠

以為偏八年十月上疏曰今寇賊縱横撫鎮為要乃陛下于撫臣則用懲創一法于鎮臣則用優遇一法試觀近日諸撫臣有不褫奪不囚繫者乎諸帥臣及偏裨有一禮貌不崇升廕不遂者乎即覩望敗衂罪狀顯著者有不寛假優容者乎夫所以懲創撫臣欲其惕而戒也優遇武臣欲其感而奮也然而封疆日破壞寇賊日蔓延者何也則以懲叔優遇中尚少分别之法也如近日撫臣中有清操獨著如沈棨者乎有幹濟獨苦如練國事者乎玄默捍禦兩河身自為將亦云瘁矣而終付爰書吳甡拮据數月敵不敢長

驅亦云能矣而猶登白簡諸如此類未可悉數武臣則桀驁恣睢無日不上條陳爭體統一旦有警輒逡巡退縮即嚴旨屢頒褻如充耳如王樸尤世勳王世恩輩罪可勝誅乎秦撫甘學濶有法紀全疎一疏請正縱賊諸弁以法而明旨切責之然則自今以後敗將當竟不問乎臣竊料文臣內未必無才能乃有寧甘斥黜必不肯任不敢任者何故則以任亦罪不任亦罪以不任之罪猶輕而任之之罪更重也誠欲使諸臣踴躍任事在寬文法厚情實分別去留毋以一眚棄賢才而鉗𨰰之夫不使有怯且欺者倖乎其間斯

賞罰稱平文武用命矣帝以撫臣不任者無所措實責令再陳乃上言曰帝王勘定禍亂惟此賞罰自賞罰無章於是諸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罪而肯任敢任者亦罪甚且肯任敢任者視不肯任不敢任者之罪反重勦懲無當而欲勘定大亂未之前聞從來無詘督臣以伸庸帥者至今而楊嗣昌不得關其說從來無抑言路以伸劣弁者至今而王肇坤不得保其級如王樸恇怯暴著聽敵飽颺猶得與吳甡並論播之天下不大為口實哉若撫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如陝西之朝廷晏山西之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何

以當日處分視後後皆輕練國事玄默承大壞極敝之後竭力撐持何以當日處分較前更重且近日為辨寇而誅督臣者一逮督臣撫臣者二逮撫臣者亦二甚至巡方與撫臣並議而並逮兩按臣計典與失事牽合而并逮南樞臣若監司守令之獲重譴者不可勝紀試問前後諸帥臣有一誅且逮者乎即降而偏禆有一誅且逮者乎甚至避寇縱寇養寇助寇者皆置弗問即或處分不過降級戴罪而已然則諸將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直謂之無罪可乎是陛下于文武二途委任同責成不同明旨所謂一體者終非一體

矣不特此也按臣曾週當舊撫鄭去力障寇鋒初非失事乃竟從逮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按臣矣道臣祝萬齡拮据兵食寢餌俱廢至疽發于背而遽行削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監司矣史洪謨作令宜陽戰守素備寇渡澠池不敢薄城及知六安復有全城之績而褫奪驟加將來無肯任敢任之州縣矣寇薄永寧舊蜀撫張論與子給事中鼎延傾貲募士夙夜登陴及論物故鼎延請恤并其子官奪之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鄉紳矣吏部惟襍職多弊臣鄉吳羽文竭力釐剔致刀筆貫豎閧然而起羽文畧不為撓乃以起

廢一事長繫深求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部曹矣臣讀
明旨謂諸事皆經確核以議處有銓部議罪有法司
稽核糾舉有按臣也不知詔旨一下銓部即議降議
革有肯執奏曰此不當處者乎一下法司即擬配擬
戍有肯執奏曰此不當罪者乎至查核失事按臣不
過據事上聞有原功中之罪罪中之功乞貸于朝廷
乎非諸臣不肯分別也知陛下一意重創言之必不
聽或反以甚其罪也所以行間失事無日不議處議
罪而于蕩寇安民毫無少補則今日所少者豈非分
別之賞罰哉帝得奏大怒命削籍撫按解京訊治

南人聞之若失慈母左良玉偕將士七十餘人合夛乞留而按臣金光辰備列其功狀入告帝為動容即命釋還戴罪辦賊自是益勤其官十年正月討平舞陽大盜楊四論功當進秩總理王家楨復薦之乃擢按察僉事監安廬二郡軍其年冬太子將出閣奏言陛下言教不如身教請謹幽獨恤民窮優大臣容直諫寬拙吏薄貨財疏滯獄俾太子習見習聞為他日出治臨民之本帝深納之是時寇大擾江北聞遠數有功十二年巡撫史可法薦其治行卓異命進秩副使監軍如故明年與總兵官黃得功等大破革裡眼諸

賊賊遂乞降開遠發望日隆當事將用為河南廵撫竟以勞瘁卒官軍民咸為泣下贈太僕少卿
論曰明末疆事主撫者誤之是固然矣乃文燦伏誅之後何以敗壞且日甚也葢莊烈操切之亟重以乖張法紀滋煩勸懲無術廟謨如此奚問闖畧哉坐是文恬武嬉兵驕將懦名為討賊實同兒戲而已秦蜀楚豫之間强寇橫行生靈塗炭迄于莫可收拾有以也夫

明史卷三百六十二　　列傳二百十三

羅喻義　李繼貞　焦源溥 從兄源清

馮元飈 兄元飂　張瑋　何楷

姚希孟　姚思孝

羅喻義益陽人萬曆四十一年登第改庶吉士授檢討久之請假歸天啟初還朝歷贊善司業諭德直經筵六年擢南京國子祭酒諸生欲為魏忠賢建祠懲其倡率者一二人乃已忠賢黨輯東林籍貫湖廣二十人以喻義為首明年莊烈帝嗣位召拜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尋充日講官教習庶吉士崇禎三年

進左侍郎直講如故喻義性嚴冷官曹無事恒閉戶讀書不輕接一客後見中外多故將吏不習兵銳意講求武事嘗推演陣法獻之于朝帝為褒納以時方用兵而督撫大吏不立軍府財用無所資因言武有七德阜財居其一不善用兵者糜財善用兵者阜財誠假一切便宜正餉之外別立軍府朝廷勿預知焉可以饗士可以賞功可以購敵即安攘不難坐致又極陳車戰之利帝以軍府議下有司而車戰令喻義自製乃復上言理財之道古人取之於地漢之桑孔則取之於商宋之王安石則取之於農然彼猶曲取

之未有若今日按畝加派乃至直取之也以故政散民流天下遂有不業之農而盜賊起矣若軍府之說自古有之臣請朝廷勿預知此中未必無意試偶舉一事去歲派價四萬鬻硝黃鉛子于河南價遂騰貴銀二錢止易鉛一斤民間賠至十餘萬夫鉛不產于地畝明矣惜哉不講于任土之說也如是無變計恐每畝三釐又將不足矣臣有一言敢敬告天子一切條議願勿盡棄為虛文夫欲人不言甚易顧朝廷安得正言聞之乎又有一言敢敬告當事諸臣議論不必盡同漢時臺閣有所區處公卿百官獨執異意者

曰駁議其有合上意者報曰某官議是此古法也事期于成功而已初時少異何傷前日節省議起群喙同聲以致減餉汰兵流禍未已以無駁正之者也至于戰車營造職在有司臣不敢奉詔帝不悅謂其數奏不切且責其不奉詔令自循省其疏遂不行明年九月進講尚書撰布昭聖武講義中及時事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語頗傷執政末陳祖宗大閱之規京營之制冀有所興革呈稿政府溫體仁不懌使正字官傳改諭義不可其人令詣閣自言諭義至閣門體仁故久不出諭義慍直造閣中隔扇相詬體仁怒遽

上言故事惟經筵進規多于正講日講則正多規少
今翰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制及令删改反遭其侮
惟聖明裁察遂下所司議翰義奏辨曰講官于正文
外旁及時事亦舊制也臣展轉數陳冀少有裨益猶
恨為尺幅所拘欲面商閣臣而不得但使人促臣删
去臣成之數日去之片時誠恐愚忠不獲上達致忤
輔臣令稿草具在猶望聖明省覽不從所司希體仁
指議革職閒住可之翰義雅負時望以微眚獲嚴譴
輿論惜之瀕行乞恩請乘傳帝亦報可家居十年卒
南渡時賜謚文介

李繼貞字嵩尹太倉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大名推官歷遷兵部職方主事天啟四年秋副給事中熊奮渭典試山東坐試録刺魏忠賢兩人並降級已而削籍崇禎元年起武選員外郎進職方郎中時軍書旁午職方特增設郎中協理司事繼貞與正郎方孔炤余大成先後共事並有聲尚書王洽繫獄偕仝列疏救復救尚書梁廷棟及熊明遇代廷棟深倚信之與約曰副將以下若推擇我畫諾而已四年十一月與文選郎蔡奕琛召見平臺帝奬其有執持因問大將數人而諭以推舉宜慎重繼貞頓首謝因言督

撫薦部將及所報戰功皆不能審其虛實邊軍但點閱不訓練豈足資戰守帝領之退列上推陞論功六事多報可萊州被圍尚書明遇主撫繼貞疏陳不可下部科議繼貞請調關外兵入勦明遇不能從後迄用其言賊始滅繼貞已加尚寶司卿當遷帝輒令久任貴妃父田弘遇以坐門功求優敘不獲屢疏詆繼貞帝不聽中官曹化淳欲用私人為把總繼貞不可乃囑戎政尚書陸完學言于尚書張鳳翼以命繼貞繼貞亦不可鳳翼排繼貞議而用之化淳怒與弘遇日伺其隙讒之帝坐小誤貶三秩無何以敘甘肅功

請起用故巡撫梅之煥帝發怒落職歸已論四川桃紅壩功復官致仕初延綏盜起繼貞即請發帑金用董摶霄人運法羅粟輸軍前且令四方贖鍰及援納事例者俱輸粟於邊以撫饑民使不從賊居三月又言兵法撫勦並用非撫賊也撫饑民之從賊者耳今斗米四錢已從賊者猶少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窮請如神廟特遣御史賑濟故事齎三十萬石以往安輯饑民使不為賊以孤賊勢帝感其言乃遣御史吳甡以十萬金往繼貞以為少爭之帝不聽後賊果日熾十一年用薦起歷兩京尚寶卿明年春召對陳

水利屯田甚悉尋遷順天府丞甫十日起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督薊遼軍餉每歲水運百二十萬石以三四月為首運五六月次運七八月終運是歲畿輔被兵六月猶未開運繼貞甫至八月而三運畢竣乃大興屯田列上經地招佃用水任人薄賦五議白塘葛沽數十里間田大熟十四年十月詔發水師援遼坐戰艦不具除名未幾水師總兵劉定國言舟船士卒無缺請召還繼貞下部核奏時方急邊才廷臣交章論薦明年四月召為兵部添注右侍郎得疾卒於途贈右都御史官一子

焦源溥字涵一三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知沙河濬二縣考最召為御史熹宗嗣位移宮議起刑部尚書黃克纘請寬盜寶諸奄源溥抗疏折之曰光宗神宗元子也為元子者為忠則為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神宗后也為二后者為忠則為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光宗后也為二后者為忠則為李選侍者非忠貴妃三十年心事人誰不知至張差持梃危在呼吸尚忍言哉况當先帝御極之初突傳皇祖封后之命及請封不得而冶容進矣張差之梃不中則投以麗色之劍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

痛哉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寃今卽
厚待貴妃始終恩禮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
崔文昇必不可不磔也若竟置弗問不幾于忘父乎
至李選侍不過一宮人更非貴妃比近誦聖諭如所
云阻陛下于煖閣挾陛下以垂簾及凌虐聖母諸狀
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卽爲選侍乞憐止可求陛下
曲宥前辜量加恩禮而移宮始末必不可得而抹殺
也盜寶諸奄心懷叵測必不可得而寬宥也若竟置
諸奄弗問不幾于忘母乎末詆克纘受賕骫法克纘
憤疏辨亦詆源溥源溥再疏劾之并及府丞邵輔忠

俄請召還爭國本忤稅璫諸臣譏輔俵馬為民患疏
請輸苴天啟二年以憂歸服闋還朝出按真定諸府
例轉鳳陽兵備副使時崔文昇出鎮兩淮欲甘心源
濬遂移疾歸崇禎二年起故官分巡河東道預平大
盜王嘉胤遷寧武參政再有平寇功就遷山西按察
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時邊事日棘兵缺
伍餉又久乏歲洊饑民無糠粃至淘馬糞以食源濬
亟請蠲賑且增兵餉當事不能應踰年遂自劾求去
監視中官魏國徵撫論其不職坐罷歸十六年冬李
自成陷關中源濬被執脅降不屈勸令輸金源濬瞋

目大罵曰賠賊吾不能生啖爾肉安從得金速殺我毋多言罵不絕聲拔其舌支解死從兄源清字湛一萬曆中舉進士除戶部主事再遷廣平知府歷山東按察使山西左布政使崇禎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七年秋坐萬全左衛失守奪官謫戍久之釋還與源溥同被執抗節不食七日死

馮元飈字爾弢慈谿人父若愚太僕少卿元飈與兄元飈並有文名天啟二年第進士歷知澄海揭陽崇禎四年徵授戶科給事中帝遣中官出鎮元飈力爭時元飈亦疏論中官兄弟遂有直聲無何上疏力詆周

廷儒被切責尋論山東總督劉宇烈縱寇主撫罪因言禮部侍郎王應熊無大臣體宜罷已復言詞臣姚希孟孤忠獨立不當奪講官科臣趙東曦正詞讜論不當奪言路禮部郎周鑣建言獲譴元飈上言一歲中湯開遠金星曜華允誠黃道周華皆以庶僚建言而爲言官者無聞鑣又以言獲罪臣愧滋甚願罷臣官還鑣原職皆不納應熊謀改吏部元飈復摭劾其貪穢數事被旨譙責尋乞假歸八年春還朝時皇陵毀廷臣多歸咎內閣而溫體仁王應熊以票擬自委元飈上言政本大臣居實避名受功辭罪平時以宰

相自居遇天下有事輙曰昭代本無相名吾儕止供票擬上委之聖裁下委之六部持片語叢百欺夫中外之責孰有大于票擬者有漢唐宰相之名而更代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兼隆位號地親勢重言聽志行柄用專且重者莫如今日猶可謝天下責哉陵寢之變帝將大赦元飈請悉復先後建言諸臣十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元飈復指斥内閣帝皆不納再遷刑科左給事中數言部囚多輕罪請帝寛宥並採納之詔簡東宫講官黄道周為首輔張至發所扼且疏詆之元飈言道周至清無徒忠足動人主惟不能得

執政撤至癸恚兩疏詆元飈帝皆置不問由户科都給事中擢太常少卿累遷南京太僕卿通政使召拜兵部右侍郎轉左元飈多智數尚權譎與兄元飈並好結納一時翕然稱二馮然故與馮銓通譜誼初在言路詆周延儒及為侍郎延儒方再相元飈因與善延儒欲以賑饑為銓功復其冠帶慱衆議元飈令引吳甡入閣助之旣而甡背延儒議熊開元欲盡發延儒罪元飈沮止之兵部尚書陳新甲棄市元飈署部事帝用張國維代新甲十六年五月國維下獄遂以元飈為尚書帝倚之甚至元飈顧不能有所為河南

湖廣地盡陷閩寇又日告警元飈規自脫其年八月遂稱病乞休疏上輒慰留賜瓜菓食物遣醫診視請益堅乃允其去元飈頗能料事孫傳庭治兵關中元飈謂不可輕戰與帝及庭議不合乃於帝前爭之曰請先下臣獄俟一戰而勝斬臣謝之又貽書傳庭戒毋速戰傳庭果敗將歸薦李邦華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都城遂不守然議者以元飈荷帝殊寵握筦中樞及見事危急輒自引避去解不薄之福王時元飈卒其家請卹給事中吳适言元飈身膺特簡莫展一籌部議予祭葬是使悞國之

臣生死皆得志也臣以為不宜予不納元飈遂獲䘏
元飈字爾賡舉崇禎元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帝遣中
官張彝憲總理户工二部事廷臣爭不能得元飈請
敕諸司不得至彝憲門彝憲亦不得造部堂與部交
接帝責以沽名彝憲亦慍元飈乞假歸尋起禮部主
事進員外郎郎中還蘇松兵備叅議温體仁當國唐
世濟為都御史皆烏程人其鄉人盜太湖以兩家為
奥主元飈捕得其渠魁則世濟族子也置之法遷福
建提學副使巡撫張國維奏留之太倉人陸文聲訐
其鄉人張溥張采倡復社亂天下巡按倪元珙以屬

元飈元飈盛稱溥等元珙據以入告體仁庇文聲兩人並獲譴元飈謫山東鹽運司判官濟南被兵攝濟寧兵備事十四年進天津兵備副使十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李繼貞巡撫天津兼督遼餉時元飈已掌中樞帝顧其兄弟厚嘗賜宮參療元飈疾而元飈以衰老乞休詔遣李希沆代未至而京師陷元飈乃由海道逃歸閩六月卒

張瑋字席之武進人少孤家酷貧就學外塾取糠粃自給不輕受人一飯為同里薛敷教所知講學東林書院莊事孫慎行而與吳鍾巒友善故早以學行聞

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職方歷郎中力杜請謁謝苞苴清望卓然出為廣東提學僉事其地富饒供張輿馬飲食之奉甲于他方象犀珠貝諸珍異充牣左右瑋一切屏去較閱精明會大吏建魏忠賢祠欲瑋撰上梁文遂毅然引去歸槖蕭然仍授徒自給崇禎二年起江西叅議歷福建山東副使里人吳宗達柄政雅重其賢力言於吏部召為尚寶卿進太僕少卿坐事調南京大理丞引疾去十三年起應天府丞疏言山東為南北咽喉軍國命脉所係今大盜披猖道途梗塞轉輸不通者三四月矣倘

不早滅害胡可言乞特遣兵部侍郎一人整兵往勦倘兵部乏人故尚書鄭三俊范景文皆可任時兩人並以罪廢帝以借端市恩責之是歲四方大旱瑋以軍食可虞奏言旱勢如此租何從出訪聞江西湖廣頗號有收而彼處下遏糴之令農民無從易銀應天及常鎮淮揚五郡旱蝗尤甚請以應輸漕糧百餘萬石盡令折銀赴彼易米則小民免催科之苦太倉無顆粒之虧計莫便于此他若十庫所收銅錫顏料布疋皮張之類非州縣土產者悉解折色歲獲羨餘當亦不貲而有司又省輸納之費末言民間一聞僉解

盡室啼號往往罄產不支有衝冤畢命者請敕撫按改為官解亦救民湯火之一也所司多議行明年十二月由南京光祿寺卿召為左僉都御史十五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房可壯下獄以瑋代之瑋素有雅望至是與左都御史劉宗周左僉都御史金光辰並總憲紀臺中肅然已而宗周光辰罷去代者李邦華未至瑋掌其事帝以吏治未清由巡方者未正乃以十條課實績一曰勿憚心勞一曰勿徇情面一曰勿科贖鍰一曰勿縱胥吏一曰薦舉必公一曰糾劾必當一曰分別功罪一曰興除利弊一曰發奸弭亂一曰

拯弱鋤強瑋既遵諭復細列事欵布之巡方帝嘉其任事俄劾極貪御史一人曰王志舉薦極廉御史一人曰成勇言志舉巡按蘇松賦累十餘萬吳人至今切齒勇鐵面氷心威行都下其被逮時士民持香泣送者萬餘百里不絕臣去南都士民送臣猶同聲願借成御史惠我小民其得人心如此按勇與志舉俱以劾楊嗣昌獲罪兩人論事雖同起念各別在勇直抒胸中所見可云拂士之糾違在志舉自知公論難容不過奸人之蓋醜若漫無區別何以澄敘官方哉帝納其言下志舉法司逮治勇迄獲敘用瑋旋以病

謝歸未幾卒南渡時贈左都御史謚靖惠瑋之學以慎獨研幾為宗然其後又究心禪理自謂有得其貞介廉潔一時朝士鮮儷云

何楷字元子漳州鎮海衛人生有異質讀書過目不忘舉天啟五年進士值魏忠賢亂政不謁選而歸建紫芝書院講學其中崇禎時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改刑科給事中流賊陷鳳陽燬皇陵楷劾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罪而末刺輔臣溫體仁王應熊俄言振纓乃體仁私人一鵬則應熊座主也逆賊犯皇陵神人共憤陛下輟講避殿感動臣民二輔臣乃漫然

視之欲令一鵬振纓戴罪自贖情面重祖宗陵寢為輕朋比深天下譏刺不恤臣所以憤發于中言不能已忤旨鐫一秩視事已又言應熊體仁奏辨明自引門生姻婭刑官瞻徇實由于此乞宣諭輔臣毋分別恩仇以國事為戲應熊復奏辨楷言臣疏未奉旨應熊先一日摭引臣疏詞必有漏禁中語者帝意動令應熊自陳應熊竟由是去登萊巡撫陳應元引疾吏部尚書謝陞言登萊要地宜允其去及推勞永嘉代應元則言登萊巡撫本贅員宣大缺總督兵部侍郎史永安奏廷推及已遽托疾楷疏駁之楷以訟獄繁

興列上定新例行久任酌分理重會審嚴覈獄輦轂鋪飭聲寃究造誘入議言最詳析給事中陳啟新言初任時徇例謁嘉定伯而南京給事中曹景參則疏頌溫體仁請召還政府楷言啟新所循何例將大啟奔競風景參拜疏時體仁尚未允放何以豫知其必去先請召還上言大臣德政當按律治罪都御史高攀龍當給贈官誥以許士柔撰文獲罪停不給楷以為言并請賜左光斗諸臣謚召還惠世揚疏多見聽累遷工科都給事中十一年五月帝以火星逆行減膳修省兵部尚書楊嗣昌方主款議因力引前史以

進楷與南京御史林蘭友先後言其非楷言嗣昌引建武欵塞事欲借以申市賞之說引元和田興事欲借以申招撫之說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事欲借以申不可用兵之說徒巧附會耳至永平二年馬皇事更不知指斥安在帝方護嗣昌不聽踰月嗣昌柄政楷又言嗣昌奪情入閣自請服素衣角帶及視事吉服爛然立諸輔首臣恐天下士民有以窺輔臣淺深也忤旨貶二秩為南京國子監丞就遷禮部郎中毋憂歸服闋廷臣交薦至十七年正月召令入京甫聞命都城已陷楷至南京會福王立用王鐸薦超擢户

部右侍郎督理錢法命兼工部右侍郎連疏請告不

許

順治二年南都破楷走杭州從唐王入閩擢戶部尚

書鄭芝龍鴻逵兄弟橫甚郊天時稱疾不出楷言禮

莫大于郊二勛臣不陪祀無人臣禮王獎其風節命

掌都察院事鴻逵扇殿上楷呵止之兩人益怒楷知

不為所容連請告去途遇盜截其一耳芝龍使部將

楊耿為之也後漳州破抑鬱而卒楷博綜群書寒暑

勿輟尤邃于經學林蘭友字翰荃仙游人崇禎四年

進士授臨桂知縣擢南京御史疏劾大學士張至發

薛國觀吏部尚書田惟嘉等因論嗣昌忠孝兩虧貶浙江按察司照磨與楷及黃道周劉同升趙士春稱長安五諫遷光祿署丞京師陷薙髮自匿為賊所執拷掠備至賊敗南還唐王用為太僕少卿遷僉都御史事敗挈家遁海隅十有餘年而卒

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生十月而孤母文氏勵志鞠之稍長與舅震孟同學並負時名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為座主韓爌館師劉一燝所器及兩人並執政遇大事多所咨決楊漣左光斗移宮諸疏亦從希孟質疑天啟初鄒元標馮從吾講學首善書

院希孟以簡討預其席時震孟亦取上第入翰林甥舅並持清議力挽世風時望益重尋請假歸四年冬還朝則時局已變諸正人趙南星高攀龍等悉去位黨禍大作希孟邑邑不得志私居歎詫而已其明年以母喪歸甫出都給事中楊所修劾其為繆昌期死黨遂削籍已而魏忠賢敗其黨倪文煥懼誅使使持厚賄求解希孟執而鳴之官一時庇逆者為破膽崇禎元年起左贊善踰年進右諭德掌司經局事旋進右庶子為日講官三年秋與諭德姚明恭主順天鄉試有武生二人冒籍中式給事中王猷論之遂獲譴

希孟雅為東林所推韓爌等之定逆案也實糸其議益為群小側目而是時震孟數建言力與朝議相搘拄群小因并惡希孟謀先去之及華允誠劾温體仁閔洪學兩人疑疏出希孟手益疾之冐籍事發罪不在考官而體仁借以修隙遂擬旨覆試竟黜兩生下所司論考官罪擬停俸半年體仁意未慊令再擬希孟時己遷詹事乃貶二秩為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尋移疾歸歸家二年卒希孟早有文譽行誼修謹立朝矯矯樹風節言論無所假借以故群小多憚之南渡時以禮官顧錫疇言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毅

姚思孝江都人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六年冬疏劾山永巡撫楊嗣昌不當擄邊民之詞為前侍郎郭鞏雪罪報聞明年為左光斗周起元諸人請諡因言熹廟實錄未成不可使總裁要典之人復與筆削非但其人姓氏多穢將使清朝衮鉞不光蓋指禮部尚書曾楚卿也楚卿恚疏言要典今日指為私書當年實奉帝命臣若信筆顛倒任情出入即貶竄何辭自反無是可以不愧思孝復力駁之謂前此纂修光廟實錄者楚卿也未幾崔魏矯旨改修令與要典相符者亦楚卿也今總裁熹廟實錄者又

楚卿也一人也而忽佞忽忠一事也而忽彰忽癉將何以信天下垂萬世哉帝以屢疏滋擾切責之然楚卿卒自引去八年春帝以皇陵震驚議肆赦刑部尚書馮英遂以欽案入之即魏黨逆案也思孝力駁其非且言自王永光邊才一薦遂致許鼎臣之敘功自章光岳代言辨誣遂致張捷之無忌捷以他罪斥而薦逆大罪猶未加故英敢逞其邪謀弁髦國法請立寘重典為大臣附逆之戒時給事中盧兆龍徐燿顧國寶亦交章劾英其議遂寢十月劾左都御史唐世濟把持要結用勞永嘉巡撫登萊世濟疏辨詆思孝

供他人順指思孝再疏極論末言近撫臣誤陵而辨
曰朋謀樞臣失策而辨曰時局司寇翻案而辨曰黨
同令以會推糾駁而曰順指必大臣盤踞阿徇以恢
封疆小臣箝口結舌以媚要路然後快于心與會言
路多劾永嘉者遂不果用時廬鳳州縣多為賊所陷
淮揚亦數告警思孝屢疏籌兵食咸切機宜十一年
累官兵科都給事中時勳衛世胄多不習武思孝請
令隨營操練未經操練薦舉者不許承襲已承襲者
不許統事部議從之四月疏言湖廣賊劉國能既降
河南守臣報渠魁馬進忠等欲因閩中乞撫而江北

曹操諸賊亦願就招信如斯言遍地投戈傾城輸服不勝宗社之幸竊恐有未必然者聞江北之賊因青黃不接時無可剽掠故避夏入山俟秋初再突果爾將大江南北未得安枕也然此猶為未招者言也若熊文燦之招張獻忠亦既予之官予之餉予之田宅似無可慮然臣不能不慮者獻忠狼子野心既無戰敗披靡之勢復無死生感泣之忱何一旦傾心若是在督撫迫於勦滅之期將謂撫一部即清一方但恐認賊作子慶陽漢中之覆轍復見于今此臣之所大痛而不能已于言也未幾進忠果假撫潛遁思孝遂

劾巡撫常道立寡謀失策縱兵肆掠諸罪道立卒罷去八月湖廣按臣林銘球疏請加獻忠官且欲令開鎮荆襄思孝益憂之歷陳三不可信其詞益切當事迄不納已而獻忠果叛所招別部羅汝才亦叛思孝極論文燦八錯且曰向陳奇瑜悞于漢南苗胙土悞于襄陽余應桂悞于黃麻天威不少假貸何獨于文燦而寬之無何劾罷保定巡撫張其平思孝在諫垣論列最多號為稱職而以東林故不為要路所喜會畿輔州縣多殘破思孝據奏報備陳之帝怒曰汝職兵垣行間功罪宜確實糾叅乃游詞點綴代人委卸

耶遂鐫三級出之外十五年起歷南京太僕寺丞以
養親歸南渡時歷光祿大理少卿左良玉之犯闕也
馬士英盡撤江北兵禦之思孝及御史喬可聘成友
謙乞留兵固守淮揚控扼潁壽乃命劉良佐還鎮士
英時在御側戟手詈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
左賊入耶
清兵至猶可議欵若左賊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
死耳臣已調良佐兵渡江今日寧死于清無死賊手
舉朝爲失色及南京失守思孝薙髮爲僧還家久之
卒

論曰明之黨禍至南渡而不解真可哀也國勢危如累卵惟汲汲逆案之翻何其惑耶斁義而下諸人皆不免為要路所扼則猶三案之餘毒耳而馬阮諸奸尚欲借新君以洩舊憤乃至急左帥而棄危疆此果何為者耶嗚乎門户之壞人家國有如此